

俄亥俄，温斯堡

Shirley Anderson.

〔美〕舍伍德·安德森 著
杨向荣 译

Winesburg, Ohio

南海出版公司

俄亥俄,温斯堡

〔美〕舍伍德·安德森 著

杨向荣 译

Shi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亥俄，温斯堡/[美]安德森著；杨向荣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7

ISBN 978-7-5442-5895-1

I. ①俄… II. ①安…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849号

俄亥俄，温斯堡

[美]舍伍德·安德森 著

杨向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许韩茹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唐人佳悦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5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95-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埃玛·史密斯·安德森

母亲对生活的敏锐观察

最早唤醒了我窥视表面之下的渴望

目 录 | Contents

1	畸人书
7	手
15	纸球
20	母亲
30	哲学家
39	没有人知道
44	虔诚 I
55	虔诚 II
67	屈服
77	恐怖
83	异想天开的人
93	冒险

102	高尚
110	思想者
125	坦迪
129	上帝的力量
139	教师
149	孤独
161	一觉
172	“古怪”
184	不曾说出的谎言
192	酒醉
203	死
216	成熟
226	出走

畸人书

作家是个胡须花白的老人，上床睡觉有点儿不方便。他住的那间屋子窗户很高，可他早上醒来后挺想看看外面的树木。来了个木匠，打算把床铺提到跟窗台同样高。

这事做得有点兴师动众。木匠在内战时当过兵。他走进作家的房间坐下来，说如果想抬高床铺，需要做个平台。作家的雪茄随处乱放，木匠拿起一支吸了起来。

两个人商量了会儿如何把床铺升高，然后又聊了些别的。老兵谈到了战争的话题。其实是作家把他引到这个话题上的。木匠曾经蹲过安德森维莱监狱，还失去了一个兄弟。这个兄弟是饿死的，木匠每次说到这事儿总会哭。他和年迈的作家一样留着白胡子，哭泣的时候就撮起嘴唇，胡子上下颤抖着。老人嘴上叼着雪

茄哭泣的样子显得很滑稽。作家忘了他自己关于抬高床铺的方案，后来木匠索性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作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晚上得借助椅子才能爬到床上去。

作家侧着身子安静地躺在床上。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心脏忧心忡忡。他烟瘾很大，经常心跳得很快。他已经开始想自己没准儿哪天就突然死掉了，而且每当上床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念头。他可没有因此惊慌失措。事实上这种影响很特别，不怎么好解释。这反而让他躺在床上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他安然地躺着，虽然身躯已经衰老，已经没有多大用处，可是体内的某种东西却绝对年轻。他就像个孕妇，只不过体内孕育的不是婴儿而是个青年，不，不是青年，是年轻女郎，身穿铠甲，犹如武士。你瞧，尽力弄清楚老作家躺在高高的床上听着自己心跳的时候体内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是很荒谬的。需要搞清楚的是，作家或者作家体内的那个年轻事物在思索什么。

老作家像世界上所有人一样，在漫长的一生中，脑子里曾经有过很多想法。他曾经英俊潇洒，有很多女人爱上过他。当然，那时他认识了不少人，很多人，以一种异常亲密的方式，跟你和我认识别人的方式不同。至少作家是这么想的，而且这样想让他高兴。何必因为一个老人的想法而跟他争执呢？

作家在床上做着不是梦的梦。当他昏昏沉沉但仍有意识时，各种人物开始在他眼前浮现。他想象自己体内那个难以描摹的年

轻事物驱赶着一长列人物从他眼前经过。

你瞧，这整件事的乐趣全在作家眼前浮现的人物身上。他们都是畸人。作家昔日相识的男男女女都变成了畸人。

这些畸人并不全都很可怕。有的妙趣横生，有的可以称得上美丽曼妙，还有个已全然看不出本来模样的女人，她的畸形刺伤了老人。她从眼前经过的时候，作家会发出小狗呜咽般的声音。如果你走进房间，会以为老人做了个噩梦或者消化不良。

这队畸人在老人眼前走了一个小时。后来，虽然痛苦不堪，老人还是起床开始写作。有个畸人在他头脑中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想将它描绘出来。

作家在桌边工作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写了本他称之为“畸人书”的作品。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版过，但我读过一次，它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有个非常奇特的中心思想，让我始终难以忘怀。记住这个中心思想后我理解了很多以前完全无法理解的人和事。这个思想很复杂，但可以简单叙述如下：

起初，这个世界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但却没有真理这种东西。真理是人自己创造的，每个真理都是众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世界上到处都是真理，真理都很美丽。

老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真理。我没打算一一告诉你。有关于童贞的真理，关于激情的真理，关于财富和贫穷的真理，节俭和奢靡的真理，疏忽和放纵的真理。真理成千上万，无不美丽。

然后，人出现了。每个人出现时都抓着一个真理，有些特别强壮的甚至抓着一打。

真理让人变成畸人。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套复杂精致的理论。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将一条真理据为己有，称它为他的真理，并且尽力按照它去生活，他就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成为谬论。

你不难看出，这个把一生都奉献给写作的满腹经纶的老人，会就这个问题写上好几百页。这个题目将在他的头脑中变得无比巨大，连他自己都有变成畸人的危险。我想，他之所以没有变成畸人，是因为没有出版这部作品。是心中那个年轻的事物拯救了他。

至于那个来给作家修床的老木匠，我提到他，纯粹是因为他像许多我们所谓的普通人一样，最接近作家在书中描写的所有畸人身上易于理解并且可爱动人的特质。



Winesburg, Ohio

手

在俄亥俄小城温斯堡附近一栋山谷旁的小木屋里，一个肥胖的小老头在破败不堪的走廊上紧张地走来走去。越过那片本来种了苜蓿现在却只长出茂密的黄芥末的长条形田地望过去，对面公路上驶来一辆运货马车，满载着从田野归来的采果人。这群采浆果的少男少女们闹哄哄地大喊大笑。这时，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的男孩跳下马车，试图把一个尖声叫喊抗议的姑娘从车上拽下来。男孩的脚在路上踢起一团团尘土，那尘土拂过正在下沉的夕阳的脸庞。田野那边传来女孩子尖细的声音。“嗨，飞翼比德尔鲍姆，把你的头发梳一梳吧，都快掉到眼睛里了。”那声音命令道。比德尔鲍姆头上光秃秃的，他那双神经质的小手抚弄着苍白的脑门，仿佛在整理一团乱糟糟的头发。

飞翼比德尔鲍姆永远处在幽灵般挥之不去的重重疑虑的恐吓和困扰之中，他老觉得自己怎么也不属于这个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小城。在温斯堡，他只跟新威拉德旅店老板汤姆·威拉德的儿子乔治·威拉德比较亲密，两人建立了一种类似友谊的关系。乔治·威拉德在《温斯堡鹰报》当记者。他有时在黄昏时分出城来，沿着公路散步去飞翼比德尔鲍姆家。这会儿老人正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双手神经质地动个不停。他盼望乔治·威拉德过来一起消磨掉这个黄昏。满载采果人的运货马车过去后，比德尔鲍姆穿过田野上高高的芥末，爬上一道篱垣，顺着公路焦急地向小城那边张望。他站在那里不停地搓着双手，打量着公路，接着一股恐惧感突然袭来，他又跑了回去，在自家房屋的走廊上徘徊。

只有乔治·威拉德在旁边时，飞翼比德尔鲍姆这位二十年来小城最资深的神秘人物的胆怯才会消失，他那模糊不清、淹没在怀疑的大海中的个性才会探出头来打量这个世界。只有这位年轻记者在身边时，他才敢在天还没黑的时候上主街，或者在自家摇摇欲坠的走廊上大步走来走去，激动地谈论点什么。这时他那低低的、颤抖的声音会洪亮起来，佝偻的腰会自豪地直起来。沉默寡言的比德尔鲍姆开始有话说了，像想要从渔夫手中滑回河中的鱼一般拧着身子，极力想把默默积攒了多年的思想通化为语言。

很多时候飞翼比德尔鲍姆是在用手说话。那细长而富有表现力的手指，那永远活泼、永远努力藏在口袋里或身后的手指，开

始露出来成为他这台表达机器的活塞杆。

飞翼比德尔鲍姆的故事就是这双手的故事。它们一刻不停地动着，像一只被拘束的鸟在扑动它的翅膀。“飞翼”这个绰号正是由此而来，是小城某个不知名的诗人想出来的。这双手经常让它们的主人惶恐不安。他想把它们完全藏起来，同时又好奇地盯着地里同他一起干活或者乡间公路上赶着无精打采的牲畜经过的其他男人沉静无语的手。

跟乔治·威拉德说话时，飞翼比德尔鲍姆总是攥紧拳头，敲着桌子或屋子的墙壁。这样做让他觉得自在些。两人在田野里散步时，如果他突然有了说话的欲望，就会找一个树桩或篱笆顶部，双手忙乱地敲击着，这样他的谈吐才会自如起来。

有关飞翼比德尔鲍姆的手的故事值得写一本书。如果怀着某种怜悯之情去写，一定会记录下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奇异而美丽的品质。这是诗人的事儿。这双手在温斯堡引人注目完全跟它们的所作所为有关。飞翼比德尔鲍姆用这双手一天可以摘下多达一百四十夸脱的草莓。这双手成为比德尔鲍姆有别于他人的特征，成为他声名的源泉。同时，这双手让一种原本就怪异和难以捉摸的个性变得更加奇特。温斯堡人为这双手而感到自豪，本质上与对银行家怀特的新石屋和韦斯利·莫耶的栗色雄马托尼·蒂普感到自豪是一样的，这匹马曾在克利夫兰举办的秋季赛马会上创下二分十五秒的纪录。

乔治·威拉德曾经多次想问问这双手的故事。有时，一种几乎无法抵挡的好奇心让他欲罢不能。他觉得这双手行为如此奇特，又是如此想隐藏自己，一定有什么原因，只不过因为越来越尊敬飞翼比德尔鲍姆，他不敢贸然提出这个在头脑中萦绕了很久的问题。

有一次他差点就要问出来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两人在田野里散步，后来在一个青草坡上坐了下来。整个下午，飞翼比德尔鲍姆一直像一个受到鼓舞的人那样讲话。他在一道篱笆边站住，像只巨大的啄木鸟般敲打着篱笆顶部，对着乔治·威拉德吼叫，责备他太容易被周围的人所左右。“你在毁灭自己，”他喊道，“你想要孤独，想要梦想，可又害怕梦想。你想跟城里其他人一样。你听他们的，并且努力模仿他们。”

坐在青草坡上，飞翼比德尔鲍姆再次努力把自己的想法讲清楚。他的语调变得柔和起来，带着某种缅怀往昔的味道，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长谈，那神情仿佛是沉浸在梦境中。

飞翼比德尔鲍姆给乔治·威拉德把这梦境描绘成一幅图画。画面中，人们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金色年代。一群清清爽爽的少年穿过一片翠绿的乡野走来，有的徒步，有的骑着马。这些年轻人聚拢在一个老人的脚边，老人坐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跟他们讲着什么。

飞翼比德尔鲍姆浑身上下充满了激情。他一时竟忘了自己那双手。它们慢慢地溜出来搭在乔治·威拉德的肩上。他的声音透出一种焕然一新、果决有力的调子。“你必须把学到的一切通通忘掉，”老人说，“你必须学会幻想。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对外界形形色色的喧嚣置若罔闻。”

飞翼比德尔鲍姆停下不说话了，长久而热情地望着乔治·威拉德。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再次伸出手抚摸这个少年，忽然脸上掠过一丝恐惧。

他的身体痉挛了一下，几乎是弹了起来，然后他把那双手深深地插进裤袋。泪水涌了上来。“我得回家去了，不能再跟你多聊了。”他神经质地说。

老人头也不回地匆匆跑下坡去，穿过一片草地，把一脸困惑和惊恐的乔治·威拉德撇在草坡上。小伙子惊恐地战栗了一下，站起来沿着大路朝小城走去。“我再也不会问他那双手的事儿了。”他心想，回想起老人眼中露出的恐惧神色，他心里挺难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不过我不想知道。他怕我，怕每个人，一定跟他那双手有关。”

乔治·威拉德猜对了。让我们来简单地探究一番那双手的故事吧。也许我们的讲述会激发诗人的灵感，使他讲出神奇微妙的有关熏陶教化的故事，这双手正是飘动的希望的旗帜。

飞翼比德尔鲍姆年轻时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小镇的学校当老